

身色致許廣平善同

I210.2/5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石家庄

封面设计：邓汝璉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100
统一书号 30086·475 定价 0.52元

乖姑！小刺蝟！

在滬寧車上，總算得了一個坐位；渡江上了平浦通車，也
另定着一張臥牀。這就好了。還有一回車的夜晚，十一點睡覺，從
此一直睡到第二天十二點鐘，醒來時，天已出江蘇境，並且通車了
幾段路，轉彎，到山東了。不知這刺蝟，仍如山中一樣，我怕她會多
陳冷，不知怎樣。

車上和廣江的船上，遇見許多熟人，都是幼漁的親友，齊老山的朋友，
未名社的一夥，還有幾個同人，說是我的學生，但我不能認他們了。那底，
我的到此手裏，及現今，感思必是為何，滬寧通車。

今天重遊蘇杭，一切如舊，想為正位於華山書市，可以倒五
不冷，留聲機，風扇，收音機，三年未見的英座。下午第一電，我熱得快，則
十七日下午才達上海了。

家裏一切如舊，母親精神面貌仍如三年前，她說：家裏為什麼不

致許廣平書簡手迹之一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

同來呢？我終心有點不舒服。其實我在車上曾想過，這種震動法，于我姑是不相宜的。但母親近來的見解和國們很味，她總是同我造人達濟，這于我是毫不同心的，所以我也不想多說我們的事，因為恐怕于她也已覺得有什麼興趣。平常似乎常有若來往，多至四五個月，連我的日記本也都被打回過，這非常討厭，大約是姓車的男人为。他的女人，六六又要來了，那自然，這就使我不能多住。

不過這種情形，我倒並不氣，也不高興，久說也該回家越，現在是回來了，却一件事，總是好的。以前是十二點，都很靜，和上歲大不相同。我不知昨晚睡了沒有？我覺得她一定還未睡着，因為我正在大睡三年來的經歷了。其實並未去談，我現在也說昨晚她要來，俗套自己，我也當中心氣，渡過慘定的時光，不使心到增憂。

今之就如此，一回再誌。



五月十五夜

去走一趟，大約再用四五元，即將流落廠以佳之愛收備矣。

計到此時，已好半日，除車錢外，自己只化了十五元，一半零錢要，一半是零，**羅**碑然的。至于舊書，則仍照很貴，所以一本也不買。

明天仍多去，**羅**碑然的。至于舊書，則仍照很貴，所以一本也不買。聽他朋友以口氣，恐怕總是學不好。幸蒙蓋都長大了一點。待先日往北大講演，便多作四應主準備，睡晚日本宿才一隻叫，之事丸的，是從三津直航上海，並不繞來後去，但不知向應的時候，能否相值耳。今天改過前門車站，看見很整齊，看一些畫彩牌坊了，但這也無幾，似乎亦有力數人在忙。

我這次回來，正值暑假收場，所以很有幾處想這我飯疏，但我對於此種地位，總是漠然。為英國計，北平是不壞的，但因為和南方不同了，可以幾有世外桃源之感，我走山雖已十六，我手毫之刺戟，明心，雅有落位之懼的，上海雖繁榮，但也別有生氣。

再次再談。我生得很好。

小

五二六

编辑出版说明

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不仅写下了大量译著，而且写了数千封书信。至今仍有书信手迹保存的，就有一千多封。鲁迅致许广平书简，即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许广平同志是鲁迅的学生、战友和夫人。他们从一九二五年开始通信。在如火如荼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运动中，在万马齐喑、令人窒息的黑暗年代里，在反革命“围剿”的白色恐怖下，他们始终相互勉励，并肩战斗，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结下了真挚而崇高的战斗友情。“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这就是鲁迅对于这种情谊的高度概括和美好的颂歌。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从一个侧面记录了鲁迅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反映了鲁迅不同时期的思想状况；留下了鲁迅不断前进的鲜明足迹。在这些信里，我们找不到“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而充满字里行间的却是对于敌人、对于黑暗社会的无情鞭笞和对于朋友、对于爱人以及人民事业的赤诚感情；它是书信，是匕首，是针对当时政治现实和文教界的社会评论。这批信，是我们认识鲁迅的不可缺少的史料，对我们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具有重要的价值。

现存的鲁迅致许广平书简共七十八封，一九三二年鲁迅编辑《两地书》时，收入了其中的六十七封半。在那“当地长

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一封信株连很多人的事是常有的。为了减少麻烦，鲁迅对原信作了一些修改和增删，或在“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糊些”。这种作法，在政治高压之下的白色恐怖时期，是完全必要的。《两地书》作为文集出版，编辑时对原信进行修改，也是可以理解的。今天，鲁迅所处的那种腥风血雨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将鲁迅致许广平原信，根据手稿全部发表，这是有新的意义的。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共收四个阶段的书信：（一）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即北京阶段；（二）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即厦门阶段；（三）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即从上海第一次回北京阶段；（四）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即从上海第二次回北京阶段。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的一封信，鲁迅作为杂文已收入《华盖集续编》中，本书不再收入。

有关本书的编校、整理工作，具体说明如下：

一、收入本书的所有书信，一律按照原手稿排印。有画图者，则按原图绘制。

二、所有鲁迅书信，均按写作年月编排；一封信记有几个日期的，按最后一个日期编排；个别未签署日期或日期有疑误者，予以补正，以〔 〕为记，并加注说明。

三、书信中个别地方有明显的笔误（包括多字或缺字），参照《两地书》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四、个别书信手稿原无标点符号和缺漏标点符号者，试加标点符号和说明。对个别书信手稿的书名号，也做了适当的整理。

五、对于现存的鲁迅书信的原附件，本书一并收入，附在

原信之后。

六、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理解鲁迅书信，我们试加一些注释。有的注释，摘录了许广平给鲁迅的原信。注释时，参考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地书》的注释本。

今年九月，正值鲁迅诞生九十八周年；十月，又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我们谨以此书纪念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并向社会主义祖国建国三十周年献礼！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

一九七九年三月

目 录

一九二五年

(一) 三月十一日.....	(3)
(二) 三月十八日.....	(6)
(三) 三月二十三日.....	(9)
(四) 三月三十一日.....	(11)
(五) 四月八日.....	(17)
(六) 四月十四日.....	(21)
(七) 四月二十二日.....	(25)
(八) 四月二十八日.....	(33)
(九) 五月三日.....	(37)
(十) 五月十八日.....	(42)
(十一) 五月三十日.....	(44)
(十二) 六月二日.....	(48)
(十三) 六月十三日.....	(50)
(十四) 六月二十八日.....	(54)
(十五) 六月二十九日.....	(56)
(十六) 七月九日.....	(58)
(十七) 七月十五日.....	(59)
(十八) 七月十六日.....	(61)
(十九) 七月三十日.....	(64)

一九二六年

(二十) 八月十五日	(69)
(二十一) 九月四日	(71)
(二十二) 九月十三日	(72)
(二十三) 九月十四日	(73)
(二十四) 九月二十日	(78)
(二十五) 九月二十二日	(82)
(二十六) 九月二十六日	(83)
(二十七) 九月三十日	(87)
(二十八) 十月四日	(92)
(二十九) 十月十日	(96)
(三十) 十月十五日	(99)
(三十一) 十月十六日	(102)
(三十二) [十月]二十日	(106)
(三十三) 十月二十三日	(112)
(三十四) 十月二十八日	(117)
(三十五) 十月二十九日	(120)
(三十六) 十一月一日	(121)
(三十七) [十一月]四日	(124)
(三十八) 十一月八日	(127)
(三十九) 十一月九日	(130)
(四十) 十一月十五日	(133)
(四十一) [十一月]十八日	(135)
(四十二) 十一月二十日	(138)
(四十三) 十一月二十六日	(142)

(四十四) 十一月二十八日	(145)
(四十五) 十二月二日	(148)
(四十六) 十二月三日	(150)
(四十七) 十二月六日	(153)
(四十八) 十二月十一日	(155)
(四十九) 十二月十二日	(156)
(五十) [十二月]十六日	(160)
(五十一) 十二月二十日	(165)
(五十二) 十二月二十三日	(167)
(五十三) 十二月二十三日	(167)
(五十四) 十二月二十四日	(169)
(五十五) 十二月二十九日	(171)
附: 孙伏园致鲁迅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72)

一九二七年

(五十六) 一月二日	(177)
(五十七) 一月五日	(179)
附: 孙伏园致鲁迅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181)
(五十八) 一月六日	(182)
(五十九) 一月十一日	(184)
(六十) [一月十七日]	(188)

一九二九年

(六十一) 五月十五日	(193)
(六十二) 五月十七日	(194)
(六十三) [五月]二十一日	(197)

(六十四) 五月二十二日·····	(200)
(六十五) 五月二十三日·····	(202)
(六十六) 五月二十五日·····	(205)
(六十七) [五月]二十六日·····	(207)
(六十八) 五月二十七日·····	(209)
(六十九) 五月二十九日·····	(212)
(七十) 五月三十日·····	(213)
(七十一) 六月一日·····	(215)

一九三二年

(七十二) 十一月十三日·····	(221)
(七十三) 十一月十三日·····	(221)
(七十四) 十一月十六日·····	(222)
(七十五) [十一月十九日]·····	(224)
(七十六) 十一月二十日·····	(226)
(七十七) 十一月二十三日·····	(228)
(七十八) 十一月二十六日·····	(229)
附：关于吕云章被逐剪报·····	(231)

一 九 二 五 年



(一)

广平兄：

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

学风如何，我以为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校和社会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其苦痛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

学校的情形，向来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仿佛较好者，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现在可多了，竞争也猛烈了，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教育界的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太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所以，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